鴛鴦亂飛

文：馮儒　畫：家豪

我已經得到新生

沈惠在半小時後到旅遊店，接到一張喜柬，是王大衛與趙小姐結婚，喜宴設一家新派大酒店的大禮堂。中午十二點十分，她得到大衛的電話：

「沈小姐：大概喜帖收到了吧。」

「是的，收到了。」沈惠說：「慈善機構的收條也收到。」

「我打電話到你的另一辦公處，知道你不在那邊了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：我已經離職，郭先生臥病醫院，也許要到加拿大治病，我已經得到新生了，很是高興。」

「我們希望你會來喝喜酒。」

「我心中爲你道賀，我會送禮，人却不來了。我在作離香港的準備。」

「移民？」

「到溫哥華去看看再說，當我與丈夫離婚後，我有一個很好的男朋友，他結婚不久，太太因難產逝世了。他歡迎我去，你我之間的舊帳一筆勾銷，你會希望我生活得愉快的。」

「我敢近把我們將來在外國的地址寄與你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「我還是希望你那天到『鑽晶』來……」

「我祝你幸福。」

「我們大家幸福，有主顧來了。」

「拜拜！」

的確有主顧來了。四天後，沈惠在旅遊店裡接到喬治的電話：

「我人在機場……」

「送誰的機？老郭？」她忙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他身體不壞吧？」

「並不太壞，他要我告訴你，到加拿大是他自己同意的，你離開總經理室種種，他作不得主。蕭先生也在這裡。」

「請他和我談話，我先和你道別。」

「沈小姐：老郭暫時離開香港，我要送機。許多事情是郭太太的主意。」蕭先生說。

「包括到加拿大去？」

「老郭同意的，郭太說她的醫生是加拿大的國手呢！」

「郭太精神還好。」

「再見了！」

「拜拜！」（三五五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

未有投訴

港府醫療服務過去三年投訴百餘宗。

另一些只好自怨倒楣。

此非工業

三院醫生採工業行動。

可惜對工業人力不足無助。

其理在何？

九龍刊廣告稱加價有理。

但不是搭客意見。

開心

鴛鴦世界

文：主樓偉毅　圖：風

三五五：九三齡芳証爲照護

在康城，阪東夫人同約昂住在面海的「羅密歐二人世界公寓」，這裡只有連地下三層，共卅間套房，有電化一切設備，房間在二三樓，地下是最高級的法國餐廳、圖書室、和起碼待客的大廳。跳舞必須出外去世界旅客度假的「奶多俱樂部」（夜總會）。

他們歡喜去中國酒家用餐，也是上個月影展時，若野她們去的地方。阪東夫人沒有生育，至今腰肢保持廿五寸，且有一對高聳有勢的豪乳。她天生臀部圓大而收緊，她的淺草區至今含蓄，而且有如二十一歲的青春女子。她可以旨充二十七歲的，除了富有少婦美以外，她決不像一個滿三十九歲的女人。

她去年初次於梅兒美松離宮市上，召來舞男伴舞時，她一連三夜，換了所有在那兒兼工的青年，一共與十四人有過談天、小飲、和伴舞，但只選中了約昂，說明留他過夜，並坦白取出護照來給他看了年齡——出生年月日。

「這爲了我不會只需要你今夜，我在巴黎多久，你便是我的情郎！」這令約昂感激，而且以眞心相待，因爲他認識到阪東太太是一個天生的好寡婦——高貴的婦人，她完全是一個貴族、高等教育的美女。

一連同住在離宮的皇后酒店兩夜，她備他改住在巴黎，再有四天。然後她陪他完了現在約昂的中型豪華住宅——「用你的姓名，我買了給你住——但不許你帶女客過夜。」約昂接待川上，確是第一個在此過夜的女友。

阪東夫人保存了這住宅的契約，因爲她說：「必須保留，現不許出賣，也不許抵押，我付給這房屋的稅金、水電、和衛生清潔，以及修理費……。」她一星期後回了東京，以後她在每一季來一次，現在是第二個春末夏初。她見他當眞畢了業，培養了自尊心，而且獲得舞台設計的日本、香港、台北的工作，自己打開了出路，她這次到來，向他表示：

「我對你有雙重心理上的愛——情夫，兼有親生兒子的愛——所以我對你愛另一個任何女人，不干涉。現在給你存的大筆美金，叫你在台北和香港，購買一所住宅。東京，當然我的大宅就是你的住所。」這些話令到約昂哭了，不停地吻她。

「假如我對你沒有母愛，不可能保有你，直到我老死！」她爲他揩淚，却也吻住他哭了。——「我在肉體上，只需要你！」他給了她狂歡。

二二：還有個健美先生

當大生正在把一副槓鈴舉上胸前，天娜走到他的身邊，詢問起來。大生一驚，那副槓鈴幾乎壓在他的胸前。

他掛好槓鈴，站起身來，對天娜說：「咦，天娜，你怎麼會到這個地方呀？」

「我也是來健身的嘛！」天娜說，「我已經做了幾個月，怎麼一直沒有見過你呀！」

「哦，我今晚才開始做，想不到在這個地方遇上你。我已經做完，你有空嗎？」

「不，我有事，要走了！」天娜說道。

「天娜說道。」

這時大生才發覺，站在天娜身邊的還有一個身材十分生的身材。

他對教導大生健身的那個教練說：「大衛，我有事，陪譚小姐外出一會，有小姐太太來健身，你就進去指導她們好了。」

那位教練答應一聲，天娜就隨那位健美青年走了。

大生滿腹狐疑，向教練問道：「林教練，剛才那位是什麼人呀？」

林大衛說：「他就是我們健身院的院長余占美啦！麥先生，你跟譚小姐很熟的嗎？」

時代女郎

王口方

健碩的男子。他大約二十五大歲，穿一套運動裝，胸肌發達，雙手雙腿，肌肉虬結，成副健美先

兩年後，大旗跟月湘因爲「事業」爭吵，她憤然揮刀，斬掉那條愛情長纜，走去外面複雜的娛樂濁流浮沉，他既生氣又傷心，不錯，那段時期，他大受打擊……常常獨自在餐廳喝啤酒。

當時，他剛入理工學院學設計，儘管受到失戀打擊，但他並沒有放棄功課，自暴自棄，大旗不是這種人。

索性不回到山道賣德行的家居住，就讓花王爸爸和小遠玲居住。他早已知道遠玲是親妹妹，只是生育她的爸爸，和媽媽劉翠格於社會的諸種壓力，並沒有公開來。他想——我住進花園，爺孫在一起，就讓那曖曖昧昧的三口子，佔有賣德街口的前後座吧？

就在這段時期，安麗突然出現在他的生活中——一個仲秋的傍晚，氣候涼快，園裡桂花、米仔蘭飄香。吃過晚飯，他在二樓房間裡溫功課，意外傳來安麗的喊叫：

「大枝旗！」

她也學月湘那樣喚叫。他當然聽出她的聲調，走近窗邊，安麗在鐵絲網閘外，手上携帶一個包裹，身穿純湖水袋形衫裙，足踏拖鞋。她是步行而來。

「安麗，你——」

「能出來嗎？」她高聲說。

他只好在睡衣上加件薄薄的外衣，足踏拖鞋，走下樓。片刻，他和她並肩走向靜靜的摩星嶺道。她說：

「大枝旗，我知道你跟月湘的事，哼，我說她姣婆，沒錯——」

「如你所說這些話，我同家！」他語氣帶幾分憤慨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說就是，」她歉然睨視大旗：「旗哥，我爲你抱不平！」

他擺擺手：「沒什麼不平的事！」

她又睨視着，把身子靠近他：「你太純良了！一直讓那——嗯，讓月湘玩弄在手掌中。」

「她沒有玩弄我，我沒玩弄她！」話語剛說出，想起那次過早的衝動行爲，他心裡不舒服，心在問——眞的是這樣嗎？

三五四：不少人馬

王彼德日：「地點我亦未知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有地點又點得呀！我要佈置人馬者也！」

王彼德日：「到時你帶一班人就得喇！」

轟囉文曰：「到時至佈置，點得！」

王彼德日：「有話唔得，阿文，你在買貨而已，記得帶夠錢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我同你是否一齊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咁當然了，我帶二百二十萬者也！」

轟囉文曰：「咁你帶幾多個人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一個，帶一個乜嘢夠，人多反而麻煩，所謂樹大招風，阿文，記住呀！不可太過份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我不會過份，但我畀人刦過，見過鬼怕黑！」

王彼德日：「咁你帶幾多人去？」

轟囉文曰：「未定㗎，第一，不知地點，第二不知時間，點佈置呀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放心喇，阿文，做這種生意，要胆博胆者也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你担保可以安全㗎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只防萬一就得矣，不必大陣仗，阿文，你諗下，上次你亦不少人馬喇，然否？又點？」

轟囉文曰：「咁又係，人多未必好，我亦知。」

王彼德日：「所以嗜！這件事冚得好密，冇乜理由會領嘢喫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我係怕對方出蠱惑。」

王彼德日：「對方？點出蠱惑呀！做賊阿爸乎？」

轟囉文曰：「然也，就怕賊阿爸！」

王彼德日：「挑，佢有幾多條命呀！」

轟囉文曰：「佢班友爛命一條，我最怕交易未成，就畀人刦去本錢。」

王彼德日：「你太胆小矣，總之，人可以帶，但不必多，多反而淺露風聲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照你咁講，唔通上次我淺露風聲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上次係例外，這標誌我國的太空技術已跨入世界先進行列，則仍然不斷地向地面發送各種科學探測和試驗數據，這標誌我國的太空技術已跨入世界先進行列。（秦成、新九〇五二九）

三五五：感到肅然起敬

爲免引起對方懷疑，米高說要下樓工作了，不再久留而離開房間。

一到樓下，米高即打電話給CIA，報告自己完成任務的經過，自然獲得對方的詩獎，讚他機智極了。

亨利在房內望着拼圖機在沉思，是想着『和平二號』的事。

他知道一到華盛頓，首要工作是要伊達娜和安東洛夫說出冒名頂替的人的外貌，然後利用拼圖機將他描繪出來。第二步工作應該是，將此圖樣想辦法傳送給伊凡洛夫中校，由他處理。

當然，有關兩人越過邊界的經過情形，更要他們兩人寫個詳細的報告，以便呈上級，作爲參考。

『和平二號』若肯定已犧牲了，這問題還不算太嚴重，最担心的是，他落入敵人手中成了俘虜，這後果才嚴重呢。

從犧牲這方面去想，亨利又想到『和平二號』的犧牲情況，不外是兩種，一是被敵方打死；一是自殺。

對於KGB人員而言，自殺是最常用的手法，因此，亨利不禁對這位戰友肅然起敬了——他心想對方多數採用這手段去結束生命的。

中校並未對此詳加解釋，可能掌握的情報還未清楚——亨利又想到這一層，心中不免感到可惜和遺憾了。

蘇美影

東尼

七三：阿梅難產

過去，阿梅的身體不算差，這是第三胎，照理應該沒有問題。可是，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木屋被燒，從學校的「集中營」，再搬到安置區，奔波勞累，沒睡好，沒吃好，阿梅的體質就比過去差多了。晚上睡不好，加上精神上的壓力，阿梅變得精神恍惚，臉色也很差。對她這次的分娩，我就不能不担心了。

搬到安置區，離上工的酒樓遠了，孩子們上學的路程也遠了，這都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，也增加交通費的支出，阿梅進了醫院，我既要返工，又得身兼母職，照料兩個孩子，眞是忙到昏頭轉向，幸虧玉蘭帮帮忙，常常來看兩個小孩，不然，我眞應付不了。

這天上午，我在酒樓裡突然接到醫院的電話。

「……你是關建山先生嗎？」

「是個女子的聲音。

「對。」

「你太太難產，現在的情況危險……。」

「啊——我馬上來！」我的心底一陣陣的慌懼。放下電話，我立即請假出來，乘的士趕到醫院去。

但來在產房門口，我就給擋駕了。

我對護士長說：

「我是是許梅的丈夫，聽說她難產，現在很危險，我想進去看看她。剛才是你們打電話叫我來的。」

「對，剛才你太太要見你。可是，現在手術正在進行，你們暫時不能進去。」護士長說。

「她要動手術？」我的心又在下一沉。

「是的，孩子的一隻脚先出來，不能不動手術。」護士長點頭。「不過現在她的情況已經穩定了，你不必太担心，坐在外面等等吧！」

說罷，她匆匆地走了。

順風車風雲（七）

城市之光

醫成

轟囉文曰：「咁你帶幾多個人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一個，帶一個乜嘢夠，人多反而麻煩，所謂樹大招風，阿文，記住呀！不可太過份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我不會過份，但我畀人刦過，見過鬼怕黑！」

王彼德日：「咁當然了，我帶二百二十萬者也！」

轟囉文曰：「咁你帶幾多人去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未定㗎，第一，不知地點，第二不知時間，點佈置呀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放心喇，阿文，做這種生意，要胆博胆者也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你担保可以安全㗎？」

王彼德日：「只防萬一就得矣，不必大陣仗，阿文，你諗下，上次你亦不少人馬喇，然否？又點？」

轟囉文曰：「咁又係，人多未必好，我亦知。」

王彼德日：「所以嗜！這件事冚得好密，冇乜理由會領嘢喫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我係怕對方出蠱惑。」

王彼德日：「對方？點出蠱惑呀！做賊阿爸乎？」

轟囉文曰：「然也，就怕賊阿爸！」

王彼德日：「挑，佢有幾多條命呀！」

轟囉文曰：「佢班友爛命一條，我最怕交易未成，就畀人刦去本錢。」

王彼德日：「你太胆小矣，總之，人可以帶，但不必多，多反而淺露風聲。」

轟囉文曰：「照你咁講，唔通上次我淺露風聲